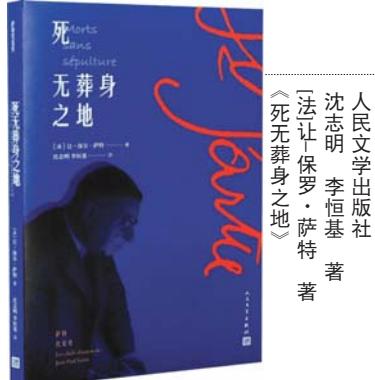




郭学军著  
《济南工业遗产初探》



沈志明 李恒基著  
法让·保罗·萨特著  
《死无葬身之地》

□郁起鸿

【闲读随笔】

## 六年不辍，寻访济南工业遗产

工业遗产，相对其他文化遗产，是一个年轻的概念。1955年，英国伯明翰大学Michael Rix首次提出了“工业考古”的概念，呼吁对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与纪念物进行调查与研究。1978年，第三届国际工业纪念物大会启用了“工业遗产”这一术语。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通过的《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对工业遗产价值认定、记录和研究的重要性，法定保护、维护和保护、教育与培训、陈述与解释等共识。2006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无锡建议》，是我国首部关于工业遗产保护的共识文件。2018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施行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工业遗产科学化、规范化的管理模式，在国家层面已经形成。2023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标志着国家工业遗产管理相关法规正式实施。2024年3月，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山东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标志着山东省级工业遗产认定和保护利用有了法规依据。

如何参照国家和山东省有关工业遗产的相关法规对济南地区的工业遗产进行有效管理和利用？这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为此，郭学军选择了对济南区域内，在1875年至1980年间建成、尚有物质遗存的工业遗产进行了一次系统梳理。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

郭学军的研究采用了“寻访”的方式。自2019年5月8日第一家工业遗产寻访成果见诸网端，到2025年7月18日，记述原山东省建筑机械厂的稿件——《它，不愧为我省建筑机械行业的排头兵》发表，6年多的时间内，他完成了对济南40多家工业遗产的寻访。虽然他每一次的寻访成果发表，都令我耳目一新，但拜读由40家工业遗产寻访成果结集的《济南工业遗产初探》书稿，仍有“柳暗花明”的欣悦。这是一部学术性兼容普及性、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著作。

《济南工业遗产初探》收录的40家

工业遗产，基本涵盖了自1875年至1980年间，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工业遗产；涉及煤炭、电力、矿业、冶金、机械、电子、化工、医药、纺织、造纸、食品等多个工业门类，以及与工业相关的邮电、仓储等行业；其中，具有“小三线”军工等红色历史印记的工业遗产占了约一半。这40家工业遗产中，既有1875年建成的开山东近代机器工业之端的“山东机器局”，1909年开机生产的江北第一家、中国第二家机器造纸企业“泺源造纸厂”……亦有1954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C616普通车床的“济南第一机床厂”，1960年试制成功中国第一辆黄河牌JN150型重型汽车的“济南汽车制造总厂”，1958年建成的跻身于全国十大钢铁企业的“济南钢铁总厂”……还有在2018年、2020年、2021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国家工业遗产”的“济南第二机床厂”“津浦铁路局济南工厂”“山东省邮电管理局旧址”“山东明水浅井粘土矿”。通过《济南工业遗产初探》，读者可以对济南现存的主要工业遗产有一个整体了解，探究济南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窥见济南深厚的工业文明底蕴。

在寻访过程中，郭学军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志书、档案等文字资料，但他没有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把重点放在“寻访”上。他的寻访是全方位的，对济南现存的工业遗产能访尽访。他记录了每一家工业遗产的现状，有文字、有照片，尤其是通过对工业遗产当事人的采访，挖掘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口述史料。同时，他还搜集了一批济南工业遗产的历史照片。这些，在《济南工业遗产初探》中都有所体现，当然，书中的40家工业遗产，并不是他“寻访”的全部。

郭学军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他对济南工业遗产的寻访，大部分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他的济南工业遗产寻访，从一个侧面记录和反映了《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施行后，乃至《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和《山东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实施前后，济南地区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和管理方面的相关工作进展。

□黄体军

不久前，著名导演查明哲重排的法国文学大师、存在主义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特的名剧《死无葬身之地》，在国家话剧院剧场再度亮相，并在戏剧界引起不小的震动。据悉，这是自1997年以来，查明哲导演第四次将此剧搬上舞台。笔者虽未赴现场观看，却因此重读了此剧，并勾起了如下思考：话剧《死无葬身之地》为何能引起中国戏剧人持续关注？萨特提倡的“处境剧”对今天的戏剧创作是否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死无葬身之地》是萨特1946年发表的一部四幕剧，讲的是二战时期德军入侵法国，几名被捕的地下抵抗运动战士与作为傀儡的维希政权的民团刽子手之间斗勇斗法的故事。此时盟军已在尼斯登陆展开反攻，胜利在望，但维希政权仍在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统治。三百名地下抵抗运动战士奉命进攻一个村庄，结果以失败告终，大多数人牺牲了，其余有的被捕，极个别人逃脱。吕茜、弗朗索瓦、索比埃、卡诺里、亨利等人被捕后，被关进一间有天窗的阁楼。他们被要求交待出他们的领导人在哪儿，招供后即可活命。此时他们即便想招供也无秘密可招，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领导人若望逃脱后藏身何处。不料，这时发生了一个插曲，若望在逃跑途中被民团以别的理由抓进来，但身份并未暴露。于是，事情发生了转折，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了一个可以供出的秘密，也随之面临新的选择：招供，意味着背叛；沉默，意味着死亡。

那么，这群几个小时后将被处以死刑的人，会作何选择呢？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会思念谁？谁又会思念他们？他们中谁会保守秘密，谁又会出卖战友呢？吕茜和若望作为一对恋人，又会如何面对彼此呢？当吕茜在审讯中受到侮辱，再看到若望时，她眼里还会有“爱情的光芒”吗？亨利也暗恋着吕茜，他又会作何选择呢？吕茜的弟弟弗朗索瓦，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孩子心里在想什么？他对生命是如何理解的？他可是刽子手眼中的一个突破口。在没有看到若望时，索比埃说，当他受到严刑拷打时，如果当时他知道若望在哪里，他很可能就招供了。“我连母亲都会出卖。”他接着讲出了一番更让人扎心的话：“有些人死在床上，问心无愧。好儿子，好丈夫，好公民，好父亲……嗨，其实像我一样都是些懦夫，而他们自己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运气好。”意思是，很多人是懦夫，但自己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生死抉择的时刻。而作为他们的“秘密”的若望又会作何感想呢？他会眼睁睁看着战友们为他遭受拷打而不动心吗？看到遭受侮辱强暴后的吕茜，他心中有动

摇吗？

索比埃在遭受又一次刑讯时，并没有招供，而是选择了跳窗自杀，嘴里喊着“我赢了！”“我没有说”。亨利决心与吕茜站在一起，她的选择便是他的选择。吕茜、亨利、卡诺里三人共同决定，并由亨利动手掐死了有可能招供的弗朗索瓦。若望曾试图阻止他们，救弗朗索瓦一命，但他们给他出了一道选择题：若望出去，可以救仍不明真相前来送死的六十名伙伴，在六十和一之间，他会如何选择？若望无奈选择了前者。但这样一来，他们也成了杀害同伴的凶手。

吕茜、亨利和卡诺里本来选择宁死不招供，这样做既为了忠于他们共同的事业，也为了在刽子手面前保持最后的尊严，但若望给他们出了一个主意：在他被放出去四个小时后，他们可以告诉刽子手，他们的领导藏在塞瓦兹的一个山洞里；如此刽子手们也许会饶过他们一命。其实刽子手到时找到的只是一具死尸，是他们已经被打死的伙伴，是若望故意拖进山洞的，并在这人身上放了几份文件。

接下来，若望被释放了，自由了。吕茜、亨利和卡诺里最终选择了假招供。刽子手朗德里约、贝勒兰和克洛谢等人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战胜了抵抗分子，在他们眼里，这些抵抗分子最终和他们这些卖国贼一样也成了懦夫，这样就相互扯平了，谁也无法再唾弃他们了，这让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心理安慰。那么吕茜等人获释了吗？没有！一阵枪声过后，三人全遭杀戮。

自由与选择始终是萨特戏剧的核心命题。在《死无葬身之地》中，尽管吕茜等人身陷囹圄，但仍然有选择的自由，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为自己将为什么人作着选择，这不但关乎他们共同的事业，也关乎做人的尊严。

在《提倡一种处境剧》一文中，萨特进一步指出，一个剧本的中心养料并不是人们用巧妙的戏词儿来表现的性格，而应该是处境。“处境是一种召唤，它包围我们，它向我们提出一些解决方式，由我们去决定。为了使这个决定深刻地符合人性，为了使它能牵动人的总体，每一次都应该把极限处境搬上舞台，就是说处境提供抉择，而死亡是其中一种……你把一些人置于这类既普遍又有极端性的处境中，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作自我选择，你能这样做就赢了，剧本就是好的。”

当然，萨特的剧本所具有的严峻性与二战刚结束时法国社会生活的严峻性是一致的，与传统的注重塑造人物形象的戏剧相比，它具有属于自己时代的先锋性，但强调每部剧都提供一种极限处境，也给它自身带来了一种局限性，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此自可见仁见智。

【灯影书香】

## 从萨特《死无葬身之地》谈起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水无形而有万形，水无物能容万物

请珍惜每一滴水